



女人变狐狸

〔英国〕 大卫·加奈特 著 青 乔 译

1561.45

J210

女人变狐狸

〔英国〕 大卫·加奈特 著
青 乔 译

女人变狐狸
〔英〕大卫·加奈特 著
张大卫 译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5 插页 2 字数 94,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400册

ISBN 7-5407-0328-8/I·248

定价：2.20元

译 本 序

卞之琳

大卫·加奈特(David Garnett, 1892—1981)是英国现代的多产作家,却以他最初写的两本中篇小说《女人变狐狸》和《动物园人展》最为著称,特别是《女人变狐狸》在1922年出版后,次年即连获英国两种最重要的文学奖。他的母亲康丝坦斯以大量翻译俄国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出名。大卫自己说,由于写了头两本书而被人称为幻想作家,宁愿自认为“具有诗意的现实主义者”,“创造性的艺术家”。

这两本幻想小说的著者曾被视为伦敦高雅文士小集团布卢姆斯布里社的“最后成员”。他却是多方面的活动家,经营过出版业、书籍发行业、农业,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驾驶过作战飞机。据说他反对维多利亚时代式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

他在这两本书中用古典的讲故事笔调,实际上却把它们写成了现代派的写实、写心理小说,既怪诞又亲切。他在这里处理人兽相处,人性兽性有点交错,人有兽性,兽有人性,互相衬托,互相纠结,人为干扰了天然,造成了啼笑皆非的

离奇处境。他写来好象一本正经，有时候凄凄惻惻，实际上处处语带调侃。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到有些地方含意中恰巧近乎中国的两句古话——“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和“鸟兽不可以同群”。所以这里表面上似乎发挥“人性论”（以“兽性论”作对比），客观上都难逃社会性、时代性。第一部的男女主人公借托英国19世纪末叶“有闲阶级”中人，不是资本家一路人而包括小乡绅旧家，第二部男女主人公属于20世纪初期伦敦的有钱人家。两部作品中人由动物衬托，一方面显出人情味的持久特点，一方面也暴露了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给人兽都造成了扭曲，在相互影响下失去了一部分本真，变得不伦不类，与天性格格不入，文明与野蛮难解难分。

大卫·加奈特显然受过他本国18世纪文学包括斯威夫特《格利弗游记》的影响，也自称佩服19世纪小说名著《呼啸山庄》。但是《女人变狐狸》现在最容易令人想起卡夫卡（1883—1924）的《变形记》。然而，尽管那位奥国作家比他早十年，在1912年就写了《变形记》，1916年就已经出版过德文初版本，当时默默无闻，在著者早死了多年以后的三、四十年代，才引起轰动，英译本也到1933年才出初版，大卫·加奈特写《女人变狐狸》的时候，显然没有注意到那小本写人变甲虫的小说。两位著者在写作当时所处的时代相同，两书开头所虚构的奇变来得一样突然，可称契合。《变形记》的主人公却是当时奥国都市小职员，而《女人变狐狸》以及《动物园人展》的男女主人公，却有迥然不同的社会地位，因此小说里的人情世态的变化也就不同。《变形记》后人可以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来解释，显得深刻，沉痛，

细节有点令人恶心，《女人变狐狸》的著者未必意识到异化问题，写起来冷隽而有时候令人感到悱恻和亲切，通篇有冷嘲而没有热讽（《动物园人展》才露点锋芒和火气），笔调上也各具民族特色，各放异彩。中译本基本保持了原著的风格。

1986年8月22日

附记

说来也怪，1944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为冯丽云同学出主意译《女人变狐狸》的时候，并不知道戴望舒曾节译过这本小书，发表在香港一家报纸上，现在还听说徐志摩早先也译过《动物园人展》（书译名都略有不同），不清楚发表在什么地方。冯译本约在1945年由重庆人生出版社出版过单行本，现在找不到了。我当年为冯译本写的小序，已收入我的杂类散文集《沧桑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手头还有，现附新序后供读者参考。

《女人变狐狸》冯丽云译本旧序

卞之琳

世界上很少见这样一本奇书。最足以拿来比拟的自然还是《格利弗游记》，那显然也就是它的祖宗——连文笔上其间也一脉相承。也和斯威孚特的那本名著一样，其中的情景，却只有在一个人的进了两个标准完全悬殊的世界，加奈特这本小书，内容上，除了开头报告的一位夫人变了狐狸那一点既成事件，也就通篇都是眼前的景物。然而可怪者，谁读了都有一点禁不住，说一句中国夸大而陈腐得毫不惊人的老话，拍案惊奇。

做到这一点，自然要看工夫。有人甚至于还说加奈特的成功，全在于说故事的风度，自有几分道理。明明是开玩笑，你看他却一本正经，象煞有介事，有时还凄凄惻惻。正因为如此，他才分外弄得人哭笑不得。可是这一点，推源其始，还是得力于他所继承的古典作风、古典艺术的节制。

也和古典作家一样，加奈特把这篇故事写得到处都非常近人情。希腊的神话往往比东方的亲切，也就在更能把人性推广到超自然的东西。以凡眼看神，神去了一些表面的条件，

也就是人。所以这个神人错综而呈现的怪诞，还不如斯威孚特单把人，只是大小上不同的，搅在一起而表现的，或者《镜花缘》里男女地位颠倒所表现的，更显得离奇。蒲松龄似乎嘲骂人不如鬼，人不如狐，可是他笔下的狐鬼却完全是人，只是好人而已。加奈特却进了一步。他所以写得近人情，就是因为他让人有人道，兽有兽道，都合乎天道。他恶作剧，只在把人道和兽道拉在一起，不让各异而相处，而从这种花样里反映出人世里的一点可笑亦可怜的什么。

这样近人情，也就是真实。在某种意义上讲起来，写实原是什么好文学作品所不可少的，而写实也不必就限用现实来写，女人变狐狸这样荒唐的故事又何害于写实？真切是写实成功的证明，也可说证明了作品的有内容。有内容自然也不愁无意义。

《女人变狐狸》所以能令人啼笑皆非，大半我看倒还是由于内容或内涵，就是这点人世里的可怜亦可笑的什么。究竟是什么呢？作者的意思有些人猜是：女子结婚了以后往往就变成了狐狸，这在不“自强不息”的女子大致是不太错的，如果她们不取另一条退路：专上厨房。逢到这种场合，一个深情的好丈夫起初往往还想法扳回局势，逐渐感觉到无可奈何，就隐忍，姑息，放纵，连自己也弄得有点莫名其妙，把一切标准都倒置了也仿佛能够安然，结果愈陷愈深，一发不可收拾，除非自己不但学会佝偻着走路，而且彻底的做狐狸。从大处看，我们可以这样说：泰布立克夫人，既是狐狸，以狐道来讲，泰布立克先生来干涉，就是违反自然，就是逆天，就难怪回天乏术，自作自受。然而还是让我们撇下超然的眼光而站在我们做人的立场来打量打量，也不必自限于夫妇男

女的关系，那么我们不是就看见了乖戾的形成。叫人无可奈何的冰之就下，可气又可笑的倒行逆施的过程——一个“变”。本来也就在一个“变”字上，这本小书做得这么妙。而艺术真做到了真切，往往正因为无为而无不为。可不是，若说这本小说太荒唐，太不相干，它却比许多写实主义的作品反而更暴露了我们的现实，现实里的基本方式，发人深省，象一面镜子。

1944年7月4日

目 录

译本序.....	卞之琳
附：〈女人变狐狸〉冯丽云译本旧序.....	卞之琳
女人变狐狸.....	(1)
动物园人展.....	(67)

女人变狐狸

给
顿肯·格兰特
(Duncan Grant)

奇异或超自然的事件并非稀有，只是发生得并不规则。一个世纪里可能没有一个奇迹可说，然后一大堆奇迹常常一涌而来；各种各样的怪物突然间蜂拥到地球上，彗星在天空闪耀，日食月食恐吓自然界，流星纷坠如雨，美人鱼和海妖迷惑航海人，海蛇吞没每一条经过的船只，可怕的剧变困扰人类。

但是这里我将叙述的奇怪事件是单独发生的，孤立无依，不伴随类似的现象，径自来到一个怀有敌意的世界，就因为这原因，并未博得人类的普遍注意。泰布里克夫人突然变成一只母狐狸是一个既成事实，我们尽可以尝试作随意解释。当然，我们将会发现最大的困难是在解释事实，使它符合我们的普通观念，并不在于承认这一个故事的真实性，那是已经完全证实了的，而且证明人不是一个而是一批，他们又都是德高望重的，他们之间不可能互相串通。

但是我在这里将限于确切叙述这个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情况。我不会劝阻我的任何读者对这个类似奇迹的事情试作什么解释，因为直到现在还不见一种解释完全令人满意。我更感到难以解释泰布里克夫人的变形，是在她长得完全是成人的时候，而且突然发生在那样短的一段时间里。长出尾巴，毛发渐渐扩展到全身，全部肢体在生长过程里缓慢的变化，尽管可能是怪诞不经，倒还不会太有悖于我们的普通观

念，特别是假如发生在一个小孩子身上的话。

但是这里有些情况很不相同。一位成年女士直接变成了一只狐狸。任何自然哲学也无法解释。我们时代的唯物主义在这一点上也帮不了我们什么忙。这的确是“一个奇迹”，全然来自我们世界以外的事态。如果我们能在《圣经》的神圣启示录中找到权威的依据，遇到这个事件，倒也罢了，安之若素，但是偏偏出乎我们的意料，遇见这样咄咄怪事，几乎就在我们这个时代，就在我们牛津郡的邻居当中。

唯一多少能有助于解释此中玄机的事实，无非是推测，而我提供事实，与其说我认为它们有什么价值，不如说因为我不想隐瞒任何事物。

泰布里克夫人娘家的确就姓福克斯 (Fox, 英语，意为“狐”)，而且这样一个 (人变狐狸的) 奇迹在以前也可能发生过，这一家因此获得了这个雅号，以之为姓。他们是一个旧世家，不知多少年之前就居住在檀格利府。檀格利府的内院里也确实曾经拴过一只半驯服的狐狸，我也曾在小酒店里听到许多爱好捕风捉影的自作聪明的人藉此大做文章——尽管他们不能不承认“在希尔薇亚小姐时代那里从来没有什么狐狸。”起初我倾向于认为希尔薇亚·福克斯，还是一个十岁小孩子时候，曾经打过猎而且流过血，这可能提供了更多解释的线索。她似乎为此十分恐怖，非常厌恶，事后呕吐了。可是现在我认为这一点对奇迹本身没有多少意义，即使我们知道后来一听到打猎她总是说“可怜的狐狸”，并且再没有骑马纵犬出行打猎，直到结婚以后在丈夫劝说下，她才偶一为之。

她在1879年，经过短时间的求婚，嫁给了理查德·泰布

里克先生，度完蜜月就同往莱兰兹，那里离牛津郡的斯图库不远。我有一点实在还不能确定，说不准他们最初是如何相识。檀格利府离斯图库有三十多英里地，极为偏僻。真的，至今还没有一条大路通到那里，这就格外突出，因为它是方圆几英里内主要的，（而且确实是唯一的）庄园房子。

究竟是出于路上的一次邂逅相遇呢，还是不那么带浪漫意味而更有可能性的，由于泰布里克先生先认识了她的叔父，牛津的一个小牧师，因此受他邀请访问檀格利府，就很难说。可是不管他们是怎样认识的，婚姻十分美满。新娘二十三岁。她个子小，手和脚纤小得相当明显。也许值得一提，她的面貌没有半点狐狸相，正相反，她是一位美丽可爱到不同寻常的女人。她的眼睛是纯净的淡褐色，非常明亮，头发是深色的，有一些赭红的色调，她的皮肤带点棕色，有些暗雀斑和几颗小黑痣。她举止文静，近于羞怯，但极其沉着，显得很有教养。

一位极为规矩、颇有造诣的妇女带大了她，在她结婚前一年左右才死。她母亲去世多年，她父亲卧病在床，死前不久神志就不大清醒。环境如此，他们家少有来客，只有她的叔叔常常留下来和他们一起住一两个月。特别是在冬天，因为他爱好打沙锥，那儿的山谷里很多这种鸟。她之所以没有长成一个顽皮的农村姑娘，若要解释，应该归功于她的家庭女教师的严格管教和她叔叔的影响。但是或许生活在那样的一个荒野就给了她一些野蛮的性情，她甚至不顾她所受的宗教培养。她的老保姆说：“希尔薇亚小姐心里总是有些野，”尽管要真是这样，却除了她丈夫，谁也没有见过。

1880年初的一天，下午早些时候，夫妻俩去莱兰兹上方

一座小山的矮树丛里散步，这时候他们的举动仍旧象情侣一样而且总是在一起。他们正在散步，忽听得远处猎狗的声音，后来又听到猎人的号角声。泰布里克先生先前曾经说服她在节礼日去打猎，但是很费劲，就是去了她也并不高兴（尽管她本来很喜欢骑马游荡）。

现在，听到打猎声，泰布里克先生加快了步伐，以便快些到达树丛的边上，如果打猎的从那条路上来，他们就能饱看一番猎狗了。他的妻子踌躇不前，而他抓着她的手，开始几乎是拉着她走。在他们到达树丛边上以前，她猛然把手从他的手里挣脱，并且喊了起来，于是他立刻掉过头去。

一会儿以前他妻子所在的地方却是一只小狐狸了，颜色鲜红耀眼。它带着恳求的神色望着他，朝他走了一两步，他立刻看出他的妻子正在从动物的眼睛里看着他。你有理由认为他吓呆了，而他的太太发现自己变成了那种形状可能也吓呆了，于是将近半小时他们什么也没干，只是互相盯着看，丈夫茫然不知所措，狐狸用眼睛问他，好象确实在对他说话：“现在我变成什么了？可怜可怜我吧，丈夫，因为我是你的妻子，可怜可怜我吧。”

男人凝视着她，即使她变成了这样的形状，他也充分认识她，却又不断问自己：“这会是她吗？我不是在做梦吧？”而狐狸一再恳求男人，最后向男人表示温存，并且似乎告诉男人说这的确是他的妻子，他们终于走到一起了，男人把她抱到了怀里。她紧贴着丈夫，偎靠在丈夫的外衣里边，舐起他的脸来，从不让目光离开丈夫的眼睛。

大半晌丈夫一直在脑子里翻来复去琢磨着这件怪事，一直凝视着她，但他总是莫名其妙，只是聊以自慰地想这不过

是暂时的变化，希望一会儿她就会变回到和他结为一体的妻子。

他与其说是丈夫，不如说像情人，心头冒出了一个幻想，以为过错全在他自己，而这样想是因为，一旦发生任何可怕的事情，他为此也不能责备她，而只能怪自己。

过了好一会儿，直到眼泪终于涌出可怜的狐狸的眼睛，她开始哭了（但是哭不出声音），而且打起抖来，好象发疟疾。他一见这样，自己再也禁不住伤心落泪，坐在地上抽噎了好半天，并且时不时吻她，十足当她是一个女人，悲伤中不在乎自己是在亲一张狐狸嘴。

他们就这样直坐到近黄昏时分，他清醒起来，想到他必须设法把她藏起来，然后带她回家。

他等天色全黑才好带她回自己家中而不被别人看见，就把她扣在自己的外套里，不但这样，甚至出于热情，撕开了背心和衬衫，好叫她更靠紧一点他的心。因为我们受极大的悲痛折磨到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在举动上不象成年男女而象孩子，他们在万千苦恼的困扰下，寻求安慰，只有紧贴到母亲怀里，如果她不在身边就用胳膊互相抱紧。

天黑了，他小心翼翼，无微不至，把她带回家中，无奈没有能避免家犬闻到她的气味，而这样一来，怎样也缓和不了它们的吵闹了。

他好不容易把她带进房子以后，想到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她藏起来，不让仆人看见。他抱她到寝室里，然后又下了楼。

泰布里克先生家里住着三个仆人，厨娘、客厅女侍和一个曾经给他妻子当过保姆的老太太。除了这些女人以外还有